

游蘭跃剝集



人民

85
46

民國十八年十月十日初版

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再版

第一集月夜琴聲

漪蘭戲劇集

定 價 三 角

編著者 社長楊踐形

出版處 漪蘭藝術社

總發行所 學海堂書局

經售處 各省各大書局

著者獨創
所著有著作權
請勿擅用

印刷處

無錫北大街
公園路盛巷口
協成印刷公司
電話九〇九

游臺戲劇集序 侯敬與

楊子踐形。余莫逆交也。博聞強記。穎悟過人。經史百家佛老之學靡不通。教務之暇。輒事著作。所著如六書源流詳攷數棋遊藝易學演講錄諸書。余既爲之序而風行字內矣。今又著滴蘭戲劇集以索序。楊子可謂多才多藝矣。翻閱一過。曲折細膩。固不待言。卽如籠鳥怨中甄百善之懦弱。賈氏之暴悍。而養成家庭之不幸。錢多才之刁惡。而不得善終。意寓諷世。自成褒貶。而以籠鳥爲起迄之鍼線。章法尤爲完密。劇而如此。曷可不爲之序。然如劇中之甄翁也。賈氏也。其真耶。其假耶。甄音近真劇本兒戲。真即是假。假可爲真。真之可。假之亦何不可。真耶假耶。何從辨之。何暇辨之。亦何必辨之耶。且夫天地一舞臺。山川草木禽獸蟲魚。舞臺上之布景也。古來聖君賢王。名臣良將。英雄豪傑之士。以及盜國之奸。劇中之人物也。國家之隆替興衰。民間之悲歡離合。劇中之情節也。一朝之亡。一代之興。幕之啓閉也。然則我固劇中之人也。立身事外以觀世變。是猶劇中人之退爲觀客也。觀客之觀劇

。所見莫非是假。身處其中。雖假亦疑是真。今之身處劇中。不知真之即假。退處劇外。亦不識假即是真。譁譁謳謳。擾攘不已。良可哀矣。

序

一

錢松岩

楊子踐形。性沉穆。善屬文。去秋余與邂逅於錫邑競志女校。情意真摯。相談歡若平生。今秋余兼競校教課。與楊子過從也數。乃知不特豪於文。而博聞強記。罕與匹儔。上自先秦百子之說。下迄宋儒理學。旁及釋氏妙義。以至異國文字。訓詁目錄之學。音律六法之藝。無不探其源。窮其奧。而揅其英萃。嘗著易學叢書行世。近復闡述音韻源流。亦垂成帙。世之多才多藝。孰有逾於楊子者。今年雙十節。競校舉行二十五週紀念典禮。並以遊藝助興。余於諸齣中。楊子所編月下琴聲及籠鳥怨二劇。嘆觀止焉。不圖楊子之尚有如許閒情逸致一至此也。余嘗按文學戲劇。以及繪畫建築音樂舞蹈。均隸藝術。而戲劇。藝術之綜合者也。劇場需乎建築。背景需乎繪畫。絆奏需乎音樂。動作需乎舞蹈。而最重之關鍵即在劇本。劇本文學也。吾國元代文學史。以戲曲一頁爲代表。歐西梅得林。莎士比亞。戲劇家亦文學家。

今楊子擅文學。戲劇固其餘事矣。余又觀夫偉大之藝術。無不具有至情之流露。所謂感情移人者是。個性表演者是。藝術品之偉大。即作者人格之偉大。寫其偉大之人格於藝術。即藝術內生命之所在。而作者也。作品也。打成一片。不可復分。故能感人也深。當競校諸生演此二劇時。觀者俱爲動容。甚有涕下者。吾知楊子之必有所以致此者在。楊子學養有素。靜觀世變。所得也詳且周。况乎描寫以生動之筆。吐露至真之情。其作品之偉大。又安待贅。乃者。楊子將詳梓其劇稿。徵序於余。藝術有普遍性。本當餉之世人。以其沾濡。固不容其懷寶自祕。惟是不學如余。烏敢致一辭。讀是篇者。自有所得也。

民國十八年十月。錢松岩識於無錫縣立女子中學。

序

三

龔寶鑾

闡發人民智識之利器。莫如提倡通俗教育。今之先知先覺。從事於通俗教育運動者。不可謂不熱心。致其所收效果。幾等於零。此何故歟。曰無他。其失敗之焦點。全繫於提倡之缺乏誠意。何以見之。大抵若輩從事是項通俗教育運動之目標。可以三字包括之。曰名。曰權。

曰利。未得名權利之前。則假提倡通俗教育之美名。以釣沽之。既得之矣。不問所提倡者之事實若何。成績若何。而已自詡成功。志得意滿。更無改進之可言。此我國雖日事提倡通俗教育。效果幾等於零也。不亦可痛可悲可笑可羞也哉。邑楊踐形先生。文學兼藝術家也。抱普及通俗教育之志。有改進社會風化之心。服務於教育界有年。不求聞名於世之所謂大人先生者。獨慨然以普及通俗教育。增進人民智識爲已任。口講指畫之餘。從事著作通俗教育專著。出其勞瘁心力所得之薪水。爲刊資。世俗之士。不識先生有改進社會風化之苦心者。必將譏先生之至愚乃爲此損己利人之愚事。然而楊先生行之若素也。最近又著滴蘭戲劇集一冊。細讀其內容。寫盡兩性間愛情之真價值。真面目。大可以作今之誤談愛情者之當頭棒喝。其中描寫軍閥後裔黃伯檀。尋花問柳欲得妙秋而甘心一節。第覺字裏行間。愁雲慘霧。暗耗天日。誠與記賬式之文學。有霄壤之判者矣。此劇表演於舞臺之上。可憤處。能令觀客目皆盡裂。可喜處。亦能使人心花怒放也。故是項通俗文字。不但切合通俗教育。且值此人慾橫流之秋。大可警惕一般自翹翩翩之輕薄青年。彼自負提倡通俗教育之先知先覺。觀楊先生之

劇。讀楊先生之文。能毋有愧於中乎。是爲序。

序四

周襄臣

有意爲言。其言未必可述也。無意爲言。其言未必不可述也。蓋言者。所以達人情維風俗也。言不本乎人情風俗。雖至言不足述也。言苟合乎人情風俗。雖俚言亦足述也。古之善言人情風俗者。莫如詩。在作詩者。未必有意乎言。亦不過感乎情。觸乎物。逞心而出。布爲歌謠。後之人諷詠之。玩味之。其悲歡離合。聲音笑貌。如親見之。以其善言乎當日之人情風俗。而足以感動後日之人情風俗也。自風雅變爲律賦。律賦變爲詞曲。詞曲變爲戲劇。其中形形色色。怪怪奇奇。陸離斑駁。喜笑怒罵者不一。而所以傳於世者。皆有合乎人情風俗也。梁溪楊踐形先生。潛心經史。旁通乎九流百家。其所著述甚夥。一日其弟毓鑫以漪蘭戲劇集見賞。讀之知爲先生之戲言也。然言雖戲。其亦有感於人情之巨測。風俗之澆漓。而爲是言歟。雖於先生不過龍之一鱗。豹之一斑。而可歌可泣。可悲可喜。可雅可俗。曲肖乎人情風俗。如暮鼓晨鐘。有足發人深省者。其殆有風雅之遺音歟。爰序數言。以質諸當世之君子焉。

序

序五

龔笠如

六

秋風瑟瑟。秋雨瀟瀟。孤館無聊。倍深悵悒。舊友楊君造余廬。出示漪蘭戲劇集。曰。此吾家踐形先生所作也。先生精易象。窮性理。著作等身。此其戲筆耳。雖然。是劇也。舉凡孝弟忠信禮義羞恥。可敬可慕可歌可泣之事。一以隱語陳之。子不可以不讀。且不可以無言。余受而讀之。集凡兩劇。曰月夜琴聲。曰籠鳥怨。絮果蘭因。婉言曲諷。俾家人父子。離合悲歡之情狀。躍然流露於行間。無所遺。於是作而言曰。天地一逆旅也。光陰一過客也。芸芸衆生。熙來攘往。以色聲香味觸法是務。特自擾耳。使無耳目口鼻心意之顧。則白雲蒼狗。聽之可已。惟其有之。斯善惡於是乎作。而廢興成敗。亦相尋於無窮。是則踐形先生之戲筆。將本其善善惡惡之忱。示人以南誠。而出之於廢興成敗之規者歟。余又安敢以無言。是爲敍。

中華民國十有八年十月龔寶璇敍於烟晝屢

序 六

陸彭齡

原夫巷語街談。道聽途說。此乃狂夫之建議。實出稗官之支流。上溯夏商。有觀問風俗之舉。下迄明清。多衣冠談笑之倫。故孔子亦曰。雖小道。必有可觀者焉。至於用淺顯之筆。寫雋永之文。假滑稽之語。發隱幽之心。是爲社會教育之先鋒。人類勸善之利器。無如降之近代。道德淪沒。世風澆漓。彼無恥才人。常以小說爲釣名之鉤。財迷文丐。均藉劇本爲弋利之具。是故括綜繡絡。無非風月柔情之作。絕長續短。俱是中黃穢語之文。害過于洪水之獸。毒甚於永州之蛇。鄭聲亂樂。實等天魔。利口覆邦。無異撤但。幸有如來。入地獄爲衆生說法。喜逢老子。出天宮從兜率現身。日月出而爝火自息。孝慈心生而邪說乃亡。吾邑有中一子楊踐形先生者。子生時則青吐玉麟。闕負龍馬。幼具智珠。長得古尺。承四聖之心傳。將五常兮自倡。闢邪說而踐道德。尚感化而崇善行。力作君子之風。以偃小人之草。苟得狂瀾可挽。庶乎砥柱中流。於是著作等身。不外隨緣說法。戲遊溷跡。莫非點石度人。最近又

有漪蘭戲劇集之編焉。月夜琴聲。道愛情而寓摯孝。樊籠鳥怨。本齊家以勸仁慈。其用墨之妙。如莊子南華。警世之心。勝太上感應。金聲玉振。戈揮日回。頑廉儒志。鄙寬薄敦。懸金當時。構覽於呂侯。寄音後世。調聲於師曠。彭也不文。書之於前。佛頭着糞。筆之於後。狗尾續貂。己巳廳鐘天雷後學陸彭敬序。

序七

周應龍

負藝術之使命。而任社會之責者。其雜戲劇乎。戲劇之爲藝術。不僅鑑賞陶冶而已。凡人心之險詐。世態之炎涼。無不描寫盡情。揭穿黑幕。顯示諷刺。陰窺懲勸。使觀眾於一事之前。因後果。想見其理之所不免。勢之所必至。而深加反省。則自知警惕。不啻暮鼓晨鐘之足以振聾發聰也。此即楊踰形先生所編漪蘭戲劇集之用意與。不然。先生正潛心於漢宋之學。肆力於科哲諸書。研幾之餘。更上稽虞夏之遺響。旁及歐美之聲理。而作音韻分類源流攷。甯力尙有閑晷。以從事游藝耶。然則先生編劇之用意。可想而知矣。日昨以事過錫。造謁先生於競志女中學。先生方挾其所編人生哲學講義。自高中三年級教室來。相與晤談移時。即出漪

體戲劇集見惠。復授二年級心理學去矣。歸寓。展玩劇本。愛之不忍釋手。尤喜月夜琴聲一
韵。能由獨幕劇表出複雜情景。其中點綴鬪筈。無處非匠心獨運。別抒靈機。固知先生此作
。不苟與凡衆同響也。編劇難。編獨幕劇尤術。編獨幕劇而能兼臻文學藝術之勝。恰到是處
。爲難中之難。坊間劇本雖亦數觀。然審其結構。揆其命意。實無一足取。良以戲劇爲文學
藝術綜合之作品。徒有文學而乏藝術。則不能動觀衆之興味。僅有藝術而缺文學。則娛樂之
外。無意義與價值可言。求能二美畢具。兼得當時之同情。與事後之反省而警悟者。其惟漪
蘭戲劇集乎。巽言實繹。規世以諷。於是焉輔助教育之效益。改進社會之風化。造福人羣。
夫豈淺鮮。有社會教育之責者。其人手一編也可。是爲序。

序

八

陸鶴年

十八年雙十節。競志女校二十五週紀念。同學有以編劇煩楊踐形先生者。得月夜琴聲籠鳥怨
二篇。持以示余。。初余識先生未久。周易小學諸書。則既得聞其說而服膺不已矣。以爲戲
劇將亦如肆坊所列。千象冗雜。沙泥駘下。與小說筆記同出一類。第角色對語耳。安知有大

序

一〇

謬不然者。讀罷躍起。不能釋手。是則所謂藝通於道。一以貫之者與。先生之言曰。戲劇也。小說筆記迥然不同。舉其一面不遺其十。表其微而顯者皆見。一班以窺全豹。是則戲劇之旨也。其用心之苦樂何如。余不文。安能窺入堂奧。直以今秋執教是校。喜於暇時得常承教。故敢以是進。

陸昌齡敬序

月夜琴聲目次

月夜琴聲本事

月夜琴聲劇情

月夜琴聲（獨幕劇）

籠鳥怨大意

籠鳥怨（三幕劇）

第一幕 薦媳

第二幕 招婿

第三幕 悔悟

月夜琴聲本事

孤燈守午夜。

萬籟寂無聲。

撫琴自訴心中怨。

邀月共談曲裏情。

碧院深鎖。黃花漸瘦。繡緯中一女郎。倚窗獨坐。手理絲弦。眉綰柳結。雖顰頷顚頷。黯然因愁城之銷魂。而落雁驚鴻。惋奪洛妃之失色。此何人歟。非卽孤獨無依。寄人籬下之弱女子。何妙秋耶。妙秋生長世家。自幼席豐履厚。雖堂上鍤愛。而素嫋嫋。教絕無嬌養。慢縱之態。夙稟庭訓。特擅書畫音樂之勝。每當天清月朗之夜。琴歌一闋。餘音繞梁。且天姿秀美。神韻儕麗。雅玉辭令。尤長交際。彼都人士。無不傾倒。以故君子好逑。日有數起。而乃父母不忍遠離。每託詞以峻拒。雖羅敷漸長。已屆瓜年。而雀屏未選。東床猶虛。厥有黃伯檀者。軍閥之後。奇權貴之庶孽也。耽吟成性。膏粱喪志。飽暖之餘。非博樗蒲之戲。卽問桃源之渡。

乃廣結狐黨，憑藉虎威。縱觸國網，而長城可恃，爲護符。是以道路側目，而莫敢奈何。不知斂迹，又復想入非非。向何宅強委禽焉？求願爲入幕之賓。利誘威脅，大有非成弗罷之勢。第黃父恪守詩禮，夙重名節。當黃父初綰軍符，雖曾一度爲之祕書，而好惡異趣，竟以匡諫不從去其職。卽伯檀幼時，固已知非箕裘之子矣。豈肯爲利熏威屈，貿然允許？而棄愛女之一生耶？乃黃父家邦不御，四播穢聞。帷薄不修，偏多內嬖。蛾眉聚首，爭寵於前。社鼠城狐，交讒於後。型妻無術，乃至棄妻。教子無方，居然縱子。聽信伯檀之讒言，幾致黃父於非命。擅圍黃宅，疑襲敵營。其志欲得妙秋，而甘心焉。奈齊鄭無緣，網羅空密。黃父魚漏，處女兔脫。屋可封人，不可致也。悲哉！妙秋喪家無歸，離雙親以子身。雖有叔而如虎，明知薄暮，燕巢難容。第火急燃盾，不得不暫棲一枝，爲暫避之計。奈紅顏簿命，巧事偏多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桃源葩豔，頻來浪蝶之媒。菊圃卉黃，易惹探花之客。睹此天香國色，誰能無欲忘情？是以王孫公子，莫不走馬問津焉。而叔也奇貨可居，阿堵是癖。幸植此搖錢之樹，賴假爲鑽狗之途。無如塞外孤鴻，常懷燕雀。林間鳥鵠，不樂鳳凰。欲全冰玉之姿，竟苦風塵之足。遠離家鄉，投奔親戚，依其表妹，倪妙倩居焉。妙倩者，豪族掌珠，倪家少女。不媚內，則專務時髦。其待妙秋初尚善視，繼乃厭惡，致使麗容秀娟之美姿，靜媛名姝之素質，深鎖於愁城。

困之中。終日掬淚以洗面。大可憐矣。庸見之評必詬倪女之漠闊感誼。而知心之論。又歎妙秋之別感。傷心矣。

蓋有柳憐秋其人者。何父之寄兒。卽妙秋之學友也。風流名士。倜儻少年。瀟灑出塵。雋穎拔俗。蘭亭集詠。美毗王氏之風。玉樹搖姿。秀軼謝家之寶。斯正難羣之丹鳳。天上之石麟也。雖二老慈懷。久欲與佳兒求佳婿。奈一心癡念。但願從良友結良緣。是以高堂年老。中饋猶虛。非云敢效於獨身。祇是悲傷夫折翼。追懷舊事。觸悵前情。憶吾二人所居。誼切比鄰。自幼情逾兄妹。出則同遊。入則同息。飯則同席。學則同窗。行則駢肩。居則促膝。聲容日接。形影不離。每當嬌秋良夜。明星拂地。銀河在天。攜手園亭。撫琴玩月。我歌汝和。此樂何極。二人最愛和唱者。厥有月夜琴聲一曲。曲凡九轉。其第三轉之詞曰。

西窗待月明。 深夜琴絃靜。

霓裳一曲。 天上步虛聲。

碧波縈。 萬里拋金餅。

未央殿。 訂三生。 儻悴祇爲卿。

長而負笈從。仍是同伴握手。直至學校畢業。互餞分袂以來。適當軍事之際。鶴淚風聲。雁沈信杳。縱懷卿我。莫卜死生。至於夢寐之間。疑若幽明之會。耿耿此心。能不黯然傷神。卿固如是。我何不然。嗟夫嗟夫。淚片時而百下。腸一刻而九迴。此情此景。何堪自慰。既而烽火傳警。杯弓致疑。一夜數驚。大有草木皆兵之勢。闔邑人士。不遑甯處。相將奔避。如鳥獸散。零亂之極。至於十室九空。迨夫軍閥授首。戰事敉平。僑外邑人。相率還鄉。而乃憐秋之父。遠客異方。羈病旅邸。資斧盡罄。餬口誰依。窮獨無歸。老病堪憐。不得已暫淪爲倪家之僕。憐秋念父心殷。尋親志切。一肩行李。竟直追華寶之蹤。兩足風塵。疑若學文宣之轍。走遍天涯海角。可憐落魄異鄉。轉逢日暮途窮。幾至葬身溝壑。尙幸絕處。巧遇故人。正際危時。偏來同學。慷慨麥舟之助。義協范公。唏噓螢席之貧。金分鮑叔。從此川資有着。居然蜀道可通。輾轉訪尋。忽至妙秋之故里。徘徊躊躇。逕登寄父之深堂。正欣舊雨重逢。琴心幸慰。豈知門庭雖是。面目已非。變換故巢。別居新主矣。於是逡巡却步。惆悵出門。遠立遙望。是耶非耶。陡逢何叔。藉詢顛末。始悉妙秋之不別而行。當頭霹靂。幾致風狂。轉念尋親事大。此時未許犧牲。又深知何父之落髮普陀。何母之棲身佛陀。乃分詣兩處。訪謁二老。重託僧尼。善爲伺候。代妙秋以盡晨昏之禮焉。僕僕風塵。干卿底事。言念及此。能不慨然。嗟夫。披星